

# 玄奘三藏法師舍利真偽問題評議

黃運喜\*

## 論文提要

玄奘(600-664)三藏法師的舍利真偽問題，前幾年在大陸曾引發一場爭議，主要爭議的焦點在於唐末黃巢之亂時，是否有「黃巢發塔」而導致玄奘三藏法師的遺骸遷葬到終南山紫閣寺，雙方各說各話，未有交集。無論主張舍利是真或偽，均屬推測，無法提出讓對方信服的證據。

本文以 2003 年戶縣人民政府召開「玄奘大師與紫閣寺學術論證會」，以及興教寺召開「黃巢發塔真偽辨學術討論會」，雙方所發表的意見為線索，對正反面意見提出剖析，可方便後續研究者。

**關鍵詞：**玄奘舍利、紫閣寺、興教寺、黃巢發塔、可政

---

\*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文理學院院長

## **Controversy on the Authenticity of Hsuan Chuang's(Xuanzang), a Buddhist Master, Illuminant Bone Stones**

Yun-shi Huang<sup>\*</sup>

### **ABSTRACT:**

The authenticity of Hsuan Chuang's (600-604)bone stones from his cremated body became a controversial issue, a few years ago, among the China Mainland(archaeological)scholars. The focal point of the issue revolve's around the insurgent 'Huang Ch'ao's grave-stealing Incident' near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 ( 618-907 A.D. ) , leading to the evacuation of the holy bone relics to Chungnan Mountain Tzu-ko Shrine. The pro-and-counter camps could not produce any conclusive proofs against each other's counter arguments. Their contentions are simply pure hypothesized conjectures.

This paper is an in-depth analysis based on the finding and insights reached by the 2003, Huh County-sponsored'Xuanzang Master and Tzu-ko Shrine Dialectics Symposium'sponsored by Hsing-Chiao Shrine. Hopefully, this study can shed light 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issue.

**Keywords:** Xuanzang and relics

---

\* Professor & Chairman of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Dean of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Taiwan

## 壹、前言：玄奘三藏法師生前身後具漂泊的傳統論述

玄奘（600-664）<sup>1</sup>三藏法師（以下或簡稱玄奘三藏）在前往印度求法前，其足跡已到過洛陽、長安、成都、荊州、揚州、吳會、趙州、相州等地；在求法期間則歷經約十七年（首度出關年代未定論），往返五萬里，途經一百一十國，九死一生，百折不撓；回國後尚需陪同唐太宗到各處出巡，直到貞觀 23 年（649）太宗崩殂才脫身，其一生可說是風塵僕僕，席不暇暖，標準的勞碌命。

高宗麟德元年（664）2 月玄奘三藏圓寂玉華寺的消息傳出，高宗及文武百官、僧俗人等無不傷心哀悼，高宗爲之罷朝數日，並敕「玄奘法師葬日，宜聽京城僧尼造幢蓋送至墓所」至遺柩還京，「安置慈恩寺翻經堂內，京城道俗奔負哭泣者每日數千人。」4 月 14 日，遵照玄奘三藏遺囑，安葬於白鹿原，五百里內送葬者不計其數。<sup>2</sup>

高宗總章 2 年（669），高宗因思念玄奘三藏，每次在宮廷登樓即見玄奘墓塔，爲避免睹物思情，遂下敕徙葬玄奘於樊川北原。肅宗在位時（756-762）曾遊樊川北原玄奘墓塔，題塔額爲「興教」二字，後於塔所建寺院命名爲興教寺。至僖宗廣明元年（880）黃巢之亂時，興教寺被毀，玄奘三藏遺骸被寺僧攜至終南山紫閣寺安葬，開啓日後其靈骨舍利與各地廣大民眾結緣的契機。

<sup>1</sup> 玄奘三藏法師的生年，因唐人所撰的史料，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續高僧傳》、《大唐故三藏法師行狀》、《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等資料互有牴牾，尙無定論。本文採納呂澂〈玄奘法師略傳〉，（收入《玄奘大師研究》上冊，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國 66 年，頁 8）；楊廷福《玄奘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1）之主張。

<sup>2</sup> 以上史事參見慧立本、彥悰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十卷，大正藏第五十冊。

經過唐末五代時期的戰亂，終南山紫閣寺因乏人住持維護，至宋太祖端拱元年（988）時，金陵（今南京）天禧寺住持可政朝山至此，眼見寺頹塔傾，景色荒涼，當他在此發現玄奘三藏的頂骨後，立即決定親自背負，迎請到天禧寺供奉，至天聖 5 年（1027）在天禧寺的東崗建塔安置玄奘三藏頂骨舍利。

到了明太祖洪武 19 年（1386）長干寺（原天禧寺更名）僧守仁及居士黃福燈等，將玄奘三藏頂骨舍利由東崗遷移至南崗，並建塔安置。成祖永樂 10 年（1412）下敕在玄奘三藏塔墓前建三藏殿。此後玄奘三藏塔墓因長干寺（後又更名為大報恩寺）受到寺僧維護而得到良好的照顧。如清聖祖康熙 3 年（1664）大報恩寺全面維修，玄奘三藏塔墓亦得到維護。

清文宗咸豐 6 年（1856）太平天國的戰火延燒到大報恩寺，受到兵燹的摧殘，玄奘三藏塔墓與大報恩寺俱毀於一旦，玄奘三藏的頂骨因此長眠於地下，隨著清廷在大報恩寺遺址興建金陵機器製造局，而漸漸的為世人所遺忘。<sup>3</sup>

民國 31 年 12 月 23 日（部分資料作 11 月初，係指陰曆時間），駐防在南京中華門外的高森隆介部隊，派軍在雨花台西、大報恩寺三藏殿遺址後小山崗挖掘，欲興建稻禾神社，發掘到裝盛玄奘三藏頂骨的石函。起初日軍曾嚴密封鎖消息，但各種傳言仍不脛而走，最後連《國民日報》、《中報》、《中央廣播電台》等大眾傳播媒體都相繼報導，日方迫於輿論，遂出版由谷田閱次署名的〈三藏塔遺址之發掘報告〉，承認玄奘三藏頂骨出土的事實。

隨後日方與汪精衛政府在發掘地舉行「奉移儀式」，接著下來為仿

---

<sup>3</sup> 參見劉大任，〈南京靈谷寺所藏玄奘法師頂骨的來龍去脈〉，《玄奘研究——第二屆銅川玄奘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26-127。

照當年印度諸國爭分佛陀舍利的方式，將玄奘三藏的頂骨分成數等分，然後分送到各地供奉。民國 32 年 12 月 28 日，南京汪精衛政府在「分送典禮」中分得一份靈骨，此外北京、日本各得一份。<sup>4</sup>

由於玄奘三藏的名聲顯著，各地均想迎請供奉，致其靈骨一分再分，飄零到國內外各地。

首先是留存在南京的那一份被一分為二，分由汪政府設在雞鳴山下的「中央文物保管委員會」，及在玄武湖畔小九華山建塔供奉。「中央文物保管委員會」保管的那一份，在 1949 年後，曾暫時轉存到南京博物館，1953 年，南京市佛教界與南京博物館協商，將之迎請到南京毗盧寺供奉，1963 年，玄奘三藏圓寂一千三百年紀念法會，又將之迎請到棲霞寺供奉，文化大革命之初，南京市佛教協會將玄奘三藏頂骨舍利交由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保管，1973 年，南京靈骨寺修復開放，設有「玄奘法師紀念堂」，遂將玄奘三藏頂骨舍利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請回，供奉在佛牙塔中。現玄奘大學所供奉的頂骨舍利，即是 1998 年從南京靈骨寺請回。2000 年時西安大慈恩寺亦從靈骨寺迎請頂骨舍利供養。

北京迎請的那一份舍利，是由當時偽政權的王克敏發起，起初被供奉到中南海之團城，後又被分成四份，一份供奉在天津大悲院，1975 年轉贈給印度總理尼赫魯，再被安放在那爛陀寺的玄奘紀念堂中；一份被供奉在北海觀音殿，其後輾轉被供奉在法濟寺、法源寺，文化大革命時被毀；第三份則被供奉到成都文殊院；最後一份則被供奉到廣州六榕寺，文化大革命時被毀。

被日本請回的那份靈骨，先安奉在東京的增芝上寺，後被移轉到琦玉縣的慈恩寺，1947 年，日本佛教界發起在慈恩寺建塔供奉玄奘三藏舍

---

<sup>4</sup> 玄奘三藏靈骨最初分幾份及歸屬各家報導不一致，有三份說及六份說、八份說等意見，本文因屬性關係，不作考證。

利，1949 年塔成並舉行納骨儀式。1955 年，播遷來台的中國佛教會向日本提出請求，將這份靈骨再分出一份，迎請到台灣供養，得到日人倉持秀峰、水野梅曉等人協助，終於在是年 11 月下旬迎請來台，此即現在日月潭玄奘寺供奉玄奘三藏頂骨舍利的由來。

## 貳、大道歧路：爭議問題的出現

前段所論及玄奘三藏自圓寂後的下葬、改葬、黃巢發塔、舍利轉供紫閣寺，到可政攜至南京、明初再遷葬、清代塔毀與抗戰期間日軍發掘經過，基本上在 20 世紀期間大多數人都不懷疑，包括興教寺的僧侶。1984 年正值玄奘三藏法師圓寂 1320 週年，日本奈良藥師寺一行 30 多人，以高田好胤為團長，用寶函盛玄奘頭頂骨舍利到中國，沿著玄奘三藏求法之路途，經甘肅、青海、新疆等地，再到興教寺。當這一行人到興教寺時，住持常明法師率寺僧出山門盛迎，將玄奘三藏的頂骨供奉於大雄寶殿，中日僧人舉行盛大的法會，誦經紀念。<sup>5</sup>興教寺對此事相當重視，還於 1996 年由繁耀亭撰文，住持常明方丈率兩序全立，勒石為碑，是為「長安興教寺記碑」。<sup>6</sup>

日人攜帶玄奘三藏舍利到興教寺，僅作短期供奉，旋又帶回日本。<sup>7</sup>此事曾被誤傳為日人為維持中日友好關係，將玄奘三藏舍利歸還給興教寺

---

<sup>5</sup> 繁耀亭，《長安興教寺》，西安市，陝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113、141。

<sup>6</sup> 此碑文收錄繁耀亭，《長安興教寺》，頁 138-142。按：興教寺立此碑後一年，正是玄奘大學從南京靈骨寺迎請玄奘三藏舍利供養的時間，大陸佛教界還認為這是兩岸佛教交流的大事，未見任何人對舍利真偽質疑。

<sup>7</sup> 何雲，〈唐玄奘法師頂骨舍利略談〉，原刊於《法音》，1998 年第 10 期。(本文依據 1998 年 9 月 28 日人民日報海外版轉載)

住持常明法師，常明法師又將舍利重新供奉在玄奘塔內。<sup>8</sup>

1998年10月一位小學退休老師，同時也是中國玄奘研究會會員王仲德，在出版《玉華寺》後，<sup>9</sup>繼續追蹤玄奘三藏法師圓寂後的事蹟，至戶縣（原作鄠縣）文物管理所連繫，請求登臨該縣境內的紫閣峰，尋找玄奘三藏的墓塔及其遺骸，<sup>10</sup>此事在平靜的戶縣文史圈子裏激起很大的波瀾。<sup>11</sup>1999年3月王仲德出版《玄奘圓寂後》，作為同月在陝西省銅川市召開「第二屆玄奘國際研討會」的獻禮，該書第二章提到玄奘頂骨藏於紫閣寺，<sup>12</sup>這個說法引起參加「第二屆玄奘國際研討會」戶縣代表的關注。2000年時西安大慈恩寺，從南京靈骨寺迎請玄奘三藏頂骨舍利供養，同年陝西省省委書記張勃興在南京，得知靈骨寺所供奉的玄奘三藏舍利是來自終南山紫閣寺，<sup>13</sup>於是在2001年2、3月間，向全國政協常委會提案，要求調查研究保存在戶縣的玄奘三藏遺骸；另陝西省委副秘書長劉萬興也在陝西省政協常委會上提出相同提案。張勃興與劉萬興兩位「領導」的提案，很快的就得到戶縣的重視，尤其是政協主席孫芒德更為積極，於2002年5月成立調研小組，由戶縣圖書館館長、賀蘭山岩畫發現者劉高明為組長，戶縣教師進修學校副校長、知名漢語言專家孫立新為副組長，成員有劉育宏、史生輝、李養民、劉忠利等四人。<sup>14</sup>經

<sup>8</sup> 俞慕維，〈高僧玄奘的遺骨遷葬地〉，《香港佛教》第473期。

<sup>9</sup> 王仲德，《玉華寺》，西安市，三秦出版社，1994年。

<sup>10</sup> 瑞子、王善奎，〈唐僧遺骨之謎〉，《紫閣寺玄奘遺骨調研資料彙編》，2003年11月，頁118。（原載《美報》，2003年4月9日。）

<sup>11</sup> 戶縣政協玄奘遺骨與紫閣寺研調組，〈紫閣峪玄奘遺骸遺存考〉，《紫閣寺玄奘遺骨調研資料彙編》，2003年11月，頁11。

<sup>12</sup> 王仲德，《玄奘圓寂後》，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2-25。

<sup>13</sup> 根據「玄奘與紫閣寺學術論證會」張勃興致詞錄音帶。

<sup>14</sup> 瑞子、王善奎，〈唐僧遺骨之謎〉，《紫閣寺玄奘遺骨調研資料彙編》，頁119。

過二個月的實地調查與初步考證，調研小組認為紫閣寺的位置已確定，玄奘三藏遺骸的存在也可肯定，於是著手撰寫〈紫閣峪玄奘遺骸遺存考〉一文，以油印方式正式發表。

2002年8月21日筆者接受邀請，由調研小組組長劉高明帶領，偕同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宗教所王亞榮所長，在雨後路面泥濘、山高路滑的情況下，進入紫閣峪，至紫閣寺（明清時的寶林寺）遺址與敬德塔勘察。下山後，至戶縣人民政府，參加了戶縣政協主席孫芒德召開的座談會，得到初步的結論：明清時的寶林寺即唐宋時的紫閣寺；敬德塔帶有西域風格，應與尉遲敬德無關；該塔具唐塔形制、宗教裝飾，「疑似」玄奘三藏的葬骨塔；紫閣峪文化積澱深厚，極具研究價值，應進一步研究與保護。筆者並表示：明年一定帶學生來紫閣峪研究考察。此次的考察與座談，《戶縣報》於2002年8月26日曾加以報導，由於是地方型的報刊，影響應不大。

2003年3月25日西安《華商報》刊載陳虎、文青的文章〈玄奘餘骸在戶縣〉；同日《廣州日報》刊載「七大理由證實唐玄奘餘骸在西安敬德塔下」新聞稿；同年4月3日《文匯報》刊載韓宏、華新「玄奘餘骸在戶縣？本月謎底有望揭開」新聞稿。這兩報的報導均稱陝西社科院宗教所王亞榮所長與筆者，對戶縣研調組的考證結果，基本上是給予肯定的。由於這些報紙的發行量大，發行地區也廣，影響自然就大。對此報導，王亞榮所長在對筆者的電子郵件上說：「關於玄奘的新聞，許多是新聞界的炒作。包括和仁兄去過的紫閣峪，上星期竟然《華商報》報導我和仁兄已經『肯定』玄奘的遺骨是在那裡。我已首先告訴佛教界，特別是興教寺，此事純屬以訛傳訛，免生誤會。」因證據不夠充足，王亞榮所長此時的態度仍屬保守。

筆者離開戶縣及西安後，紫閣峪的考古工作仍繼續進行，戶縣的調



研小組在紫閣寺遺址中挖掘出許多的釉陶、磁器、風鈴、方磚、瓦當、瓦板（布紋瓦）等，時間從唐代至清代均有。<sup>15</sup>因出土的布紋瓦片及方磚在宋代，只有官署或寺廟才能使用，紫閣峪地屬偏遠，不可能有規模宏偉的官署，遺址建築為寺廟的可能性很高。如果是寺廟的話，是否為紫閣寺（寶林寺）遺址，在未發現明確證據之前只能用推測。不過當地人均知，紫閣寺（寶林寺）是在清同治元年至 6 年間（1862—1867）因陝西回變遭回民焚燬。2003 年陝西在入秋後大雨不斷，山洪爆發，沖出了寺院遺址，經陝西社科院宗教所、戶縣調研小組實地勘察，發現裸露出來的牆壁及地基上，有火焚的痕跡，符合紫閣寺（寶林寺）遭回民焚燬的說法。陝西社科院宗教所與戶縣人民政府決定在 11 月 4 日至 7 日召開「玄奘與紫閣寺學術論證會」，邀請兩岸學者專家共赴紫閣峪勘察寺院遺址，並到敬德塔瞭解。筆者有幸得到學校支持，與中華佛學研究所蔡伯郎教授全程參與，會中除提供個人意見外，也聆聽與會學者專家的發言，此行可謂受益良多。

「玄奘與紫閣寺學術論證會」期間及會後，報紙、電視爭相報導論證會的結論，戶縣人民政府亦雄心勃勃的準備發展觀光旅遊事業，未料在同（11）月底，興教寺也召開了一場「黃巢發塔真偽辨學術討論會」，與會的專家學者在會議中所得的結論，完全否定戶縣召開「玄奘與紫閣寺學術論證會」的說法，此後戶縣人民政府對紫閣峪的開發計畫中止。

王仲德在戶縣進行玄奘三藏法師舍利研究之際，陝西省社會科學院中韓文化交流中心主任、哲學研究所研究員陳景富，對於玄奘三藏法師舍利被帶至南京的說法並不以為然，曾撰文反駁。在 2000 年西安召開的「玄奘精神與西部文化研討會」上，提出「玄奘頂骨有可能仍在興教

<sup>15</sup> 2002 年 8 月 21 日筆者聽聞紫閣寺遺址上的住家居民郭金明自述，他每次在菜園中挖到佛像或菩薩像的碎片就往河裏扔，也不知被他扔掉了多少的碎片。

寺塔內」的論點。據其研究認為，「沒有事實或可靠的文獻資料可以證明長安興教寺玄奘墓塔靈柩曾被開啟過，玄奘頂骨也沒有遷往它處的可能，有可能至今仍然完整地保存在興教寺玄奘三藏塔內。」<sup>16</sup> 另其在〈玄奘頂骨今何在〉中認為玄奘遺體至今仍保留在興教寺中，可政在終南山所得者可能為窺基的靈骨，因紫閣寺由尉遲敬德監修，窺基又是尉遲敬德的姪子，有尉遲氏家廟的意味，在窺基靈骨遷葬興教寺玄奘塔墓旁時，可能族人利用此一機緣，將部分遺骸分骨到紫閣寺供奉。<sup>17</sup>

不過陳景富雖為文反駁南京出土的靈骨為玄奘三藏法師的舍利，但他在替大慈恩寺主編的《大慈恩寺志》卻記載：「2000年11月21日，玄奘三藏院落成開光，玄奘頭骨舍利奉安玄奘三藏院內。」<sup>18</sup>他在〈自序〉中說：「謹以《大慈恩寺志》奉為大慈恩寺志玄奘三藏院落成開光法會暨玄奘頂骨舍利奉安於紀念堂內開光法會的一分獻禮。」<sup>19</sup>與前述1984年興教寺將日本奈良藥師寺帶來的玄奘三藏頂骨供奉於大雄寶殿，並中日僧人舉行盛大的法會，誦經紀念，然後在1996年勒石為「長安興教寺記碑」一樣，另人感到突兀。

### 參、正方論點：紫閣寺「玄奘大師與紫閣寺學術論證會」所提理由

<sup>16</sup> <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0/pages6/eastday011200b.html>  
〔92/04/10 進入〕

<sup>17</sup> [www.npcnews.org/big\\_5/paper88/73/class008800008/hwz49380.htm](http://www.npcnews.org/big_5/paper88/73/class008800008/hwz49380.htm) 〔92/04/10 進入〕

<sup>18</sup> 陳景富主編，《大慈恩寺志》，卷第二十五，〈大事記〉，西安市，三秦出版社，2000年，頁588。按：〈大事記〉由白炎撰寫。

<sup>19</sup> 陳景富主編，《大慈恩寺志》，〈自序〉，頁10。

2003年11月4日至7日，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和戶縣人民政府聯合主辦召開了「玄奘與紫閣寺學術論證會」。與會成員來自北京、江蘇、山西、河南、陝西和台灣等地，共計二十二位學者專家教授，組成了會議專家組。會議安排為11月4日報到，5日開幕式後到紫閣寺遺址及敬德塔實地勘察，6、7日與會學者專家舉行論證，8日作成總結，各人在專家意見書上簽名，會後大會並舉行記者會。

這次會議除實地勘察外，主要是審議戶縣玄奘遺骨研調組所提供《紫閣寺玄奘遺骨調研資料彙編》，其中最重要的報告為〈關於玄奘遺骨的調研考證〉，這篇報告是由前一年的〈紫閣峪玄奘遺骸遺存考〉所改寫，與會學者專家在論證會上除對上述資料審議外，也分別提出一些寶貴資料。

〈關於玄奘遺骨的調研考證〉文中，研調組提六個理由論述玄奘三藏法師的遺骸曾遷葬至終南山紫閣寺：<sup>20</sup>

一、《建康志》、《金陵志》有確切記載：南宋景定《建康志》第四十六卷載：「端拱元年（988），僧可政往終南山，得唐三藏大遍覺玄奘法師頂骨，為建塔歸瘞於寺。」元至正《金陵志》載：「（白）塔在寺東，即葬唐三藏大遍覺玄奘大法師頂骨之所，金陵僧可政端拱元年（988）得於長安終南山紫閣寺。」

二、出土石函進一步佐證：1942年冬日軍高森部隊挖掘出土內裝玄奘三藏法師頂骨舍利的石椁，石椁內有石函，兩側有文字，一面為：

大唐三藏大遍覺  
法師玄奘頂骨早因黃巢  
發塔今長干寺演化大師可政

<sup>20</sup> 參見戶縣玄奘遺骨調研組，〈關於玄奘遺骨的調研考證〉，《紫閣寺玄奘遺骨調研資料彙編》，2003年11月，頁6-8。

於長安傳得於此葬之

另一面的文字爲：

玄奘法師頂骨塔初在天禧

寺之東岡

大明洪武十九年受菩薩戒

弟子黃福燈□□□□

普寶遷於寺之南岡三塔

其文與《建康志》、《金陵志》記載吻合，再次表明可政和尚從長安傳得玄奘頂骨及在天禧寺安葬、更葬情況屬實。

三、黃巢發塔是可信的：黃巢於廣明元年十二月初五日（880年元月8日）入長安，至中和元年（883）四月初八撤離長安，歷時兩年，由於唐兵圍困，鄉民入山，田園荒蕪，關中大飢，斗米三十緡，義軍雖與玄奘無冤，但爲了生存，尋財掘寶，實爲可能。

四、玄奘遺囑與紫閣山：龍朔三年（663）冬玄奘在玉華宮翻譯完600卷《般若》經後，自覺身力衰竭，知無常將至，遂咐囑門人曰：「吾生涯亦盡，若無常後，汝遣吾宜從儉事，可以簾蓆裹送，仍擇山澗僻處安置，勿近宮寺，不淨之身宜須屏遠。」<sup>21</sup>對簾蓆裹送，門人弟子只能作到了從玉華宮送尸到京，但對安葬地點不能自主，先葬白鹿原，再葬興教寺，實乃朝廷安排。那麼，那個「山澗僻處」在哪裡呢？就是再葬的紫閣山。紫閣山因是終南名山，自古就是仙道聖僧隱居之所，有漢留侯張良、隋僧法藏、醫聖孫思邈等，均曾隱居修性於此。尤其是玄奘大弟子圓測，曾在雲際山（又名萬花山，與紫閣峰并靠）一隱就是八年。正因如此，玄奘後世弟子借黃巢兵亂之因，私自護攜遺骨至紫閣寺安

<sup>21</sup> 原文有漏字，筆者參考慧立本、彥棕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十補正。（大正藏第五十冊，頁276b。）

葬，實屬在完成玄奘遺願。至於不行諸文字，密而不宣，一是不願明違聖意，二是為避世人騷擾，實在情理之中。

五、專家學者均立言玄奘頂骨來源於紫閣寺：如王仲德《玄奘圓寂後》、劉大任〈南京靈骨寺所藏玄奘頂骨的來龍去脈〉、陳景富主編《大慈恩寺》等或言及唐末興教寺毀於黃巢起義戰火，寺僧護攜玄奘遺骸至終南山紫閣寺安葬，或演化大師可政背負玄奘頂骨至金陵天禧寺供養。

六、社會公認其真實性：1942年玄奘頂骨從南京出土，當時就轟動社會各界，社會對其真實性沒有懷疑。

〈關於玄奘遺骨的調研考證〉還提到敬德塔北側第五層塔龕有一碑文，全文如下：

紫閣山主貴師伯  
 寺主大師崇敬小塔主德用  
 舍塔上鈴人阿周薛清本院主  
 官王慶東京口鞋人曹佯木作都  
 科劉順本縣修塔都科  
 楊升塔下庄功得人鄭明  
 元祐七年八月十五日啟塔

研調小組認為該塔露出一些蛛絲馬跡，認為是安葬玄奘三奘法師其餘遺骨的舍利塔，其理由分別是：<sup>22</sup>

一、此塔是一座「無主」葬骨塔：塔是東漢以後佛教信徒從印度引進的一種地面建築物。其主要作用就是安葬佛陀舍利或其門徒遺骨，其塔身是佛陀或其門徒的象徵。一般的靈塔，均有塔名，有名有姓，但此塔沒有塔名，無名無姓，這與玄奘遺骨密遷是有緊密關係的。

<sup>22</sup> 參見戶縣玄奘遺骨調研組，〈關於玄奘遺骨的調研考證〉，《紫閣寺玄奘遺骨調研資料彙編》，頁 8-10。

二、惟此塔爲宋塔，與玄奘葬骨在時間上可以吻合：紫閣寺原有葬骨塔三座，一爲此塔；二爲小磚塔，位於紫閣寺舊址南沿，僅高丈餘，屬明清時期普通僧人葬骨塔；三爲石塔，位於紫閣寺北側邊沿，高不過兩丈，也屬明清普通僧人葬骨塔。宋塔唯僅一座，重要的是該塔是玄奘遺骸轉移於紫閣寺後所建之物。

三、此塔高大清秀，重簷七級，與玄奘的身份地位相符：玄奘在佛界信徒的心目中是「大遍覺」，既完全覺悟者，所謂中國的佛。其身份接近釋迦牟尼，惟他能夠享有七級靈塔的禮遇。

四、此塔獨佔紫閣寺風水寶地：此塔座落在紫閣寺正南側突出的小山頭上，站在紫閣寺中心位置向正南望去，紫閣寺、該塔、紫閣峰三點成一線，夕陽西照時，此塔完全沐浴紫氣中，盡得天地造化之精。弟子安葬玄奘，可謂得天獨厚。

五、此塔與史書的上建五重塔的話語吻合：劉大任、王仲德等先生均言，玄奘遺骸在廣明元年（880）遷入紫閣寺，「上建五重塔」。論證到宋時爲避西夏亂，可政攜玄奘頂骨至南京。顯然可政是從「五重塔」中取走的。「五重塔」是兵荒馬亂時期所造，小而已毀壞；現存的塔當是拆去舊塔，在太平年間精心所造，精緻而高大。時間順序應當是：唐廣明元年玄奘遺骨遷移於紫閣寺，上建五重塔；再過 104 年，宋端拱元年（988），五重塔毀壞，可政取走玄奘遺骸；再過 104 年，元祐七年（1092），拆除原殘碎的五重塔，建現在的七層塔，安葬其餘遺骸。因五重塔較後建的七級塔小，故塔龕中小石碑碑文中有「小塔」及管理者人名著事。

六、七級塔不留塔名，爲圖安寧，也是無奈：玄奘臨終前遺囑：「蓬蓜裹送，仍擇山澗僻處安置」。實際上就是求死後屍骨安寧，避免騷擾。玄奘先葬白鹿原，再葬興教寺遭黃巢發塔，實際上是違背玄奘遺願，厚葬和葬地過於顯赫的結果。對此，其後世弟子顯然是傷心的。黃巢發塔後，後

世弟子葬其骨於僻靜的山谷中，不留塔名，首先當為是求先師屍骨安寧，避免戰亂。另外，玄奘先葬白鹿原，後葬興教寺，均為皇帝聖旨所辦，此轉移屍骨與紫閣寺，雖是避黃巢兵亂，但卻是秘密的，有違皇帝聖旨，故不能張揚，只能是秘而不宣。非此舉則極易再遭禍患，這實際上是出於無奈。

在論證會上，學者專家先就敬德塔上的碑文進行斷句，其文應為：「紫閣山主貴師伯，寺主大師崇敬，小塔主德用，舍塔上鈴人阿周、薛清，本院主官王慶，東京口鞋人曹佯，木作都科劉順，本縣修塔都科楊升，塔下庄功得（德）人鄭明。元祐七年八月十五日啟塔」。接著對於〈關於玄奘遺骨的調研考證〉中的錯誤提出指正，如「玄奘在佛界信徒的心目中是「大遍覺」，既完全覺悟者，所謂中國的佛。」就完全不符史實。

在各別發言中，筆者指出寶林寺是紫閣寺在明清時期的稱呼，這個稱呼的來源可能受到章回小說的誤導，如《說唐小英雄》、《萬花樓演義》等，均與尉遲寶林代替唐太宗出家的說法，根據《舊唐書·尉遲敬德傳》、〈昭陵碑考〉等記載，尉遲寶琳（章回小說作「尉遲寶林」）並未出家。<sup>23</sup>

西北大學教授李利安提出，紫閣塔是否在紫閣寺的所在地？大多數專家學者認為，紫閣峪在戶縣境內，紫閣寺在紫閣峪內，紫閣塔在紫閣寺內，紫閣寺所處的歷史地理位置可以肯定。玄奘部分遺骸，在晚唐轉移到紫閣峪；關於玄奘三藏法師的安葬、遷葬、遷供、分供不是一回事，要區分開來。陝西社科院宗教所所長王亞榮多次實地勘察，得出的結論是：從紫閣峪口到紫閣塔，再沒有較大建築，已經倒塌的就是紫閣寺，從殘留的建築物看，塔下就是寺院。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林承節認為，

<sup>23</sup> 筆者在論證會發言後，陳景富更正一些早期的文章，將有關「紫閣寺(寶林寺)由尉遲敬德監修，尉遲寶林在此出家，窺基又是尉遲敬德的姪子，紫閣寺(寶林寺)有尉遲氏家廟的意味」句子中類似「尉遲寶林在此出家」等句子刪除。

縣上作了大量調查，是有根據的，紫閣寺就在紫閣塔那個地方。陝西師範大學教授吳言生指出，清代的《六藝之一錄》中，有可政從紫閣寺取走玄奘大師頂骨的記載；《景德傳燈錄》卷 23、《五燈會元》卷 6、《傳法正宗記》卷 8、都有關於禪僧在紫閣寺活動的記載；《宋詩鈔》卷 5、《全宋詩》第 3121 卷，有兩條文獻資料，非常寶貴；宋詩部分，可以增補 50 多首。宋詩給我們提供了大量信息。一是紫閣山、紫閣寺的佛教文化內涵，成爲文人墨客魂牽夢繞的精神故鄉；二是紫閣山優美的自然環境，是一個無盡寶藏；三是早在唐代，就有人在紫閣寺弘法。<sup>24</sup>

經過學者專家的發言論證，以及熱烈的討論，得到三點結論，會議結束當天，這三點結論，被寫入專家意見書中：

- 一、陝西戶縣境內的紫閣寺就是古代玄奘大師頂骨遷移供奉之地。
- 二、陝西戶縣境內的紫閣峪的佛教寺院遺址，極有可能就是傳自古代長安興教寺、傳向金陵長干寺的玄奘頂骨遷移供奉寺院紫閣寺。
- 三、陝西戶縣境內的紫閣峪現存的佛塔和寺院遺址具有極其重要的文化價值，建議有關部門予以高度重視並予以科學的保護。

#### 肆、反方論點：興教寺「黃巢發塔真偽辨學術討論會」所提理由

2003 年 11 月 30 日興教寺召開「黃巢發塔真偽辨學術討論會」，反駁戶縣人民政府召開「玄奘與紫閣寺學術論證會」所作的結論，否認「黃巢發塔」之說，認爲「玄奘遺骨至今仍存興教寺中」。以下是研討會時出席學者專家的意見：

---

<sup>24</sup> 以上論證資料參考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楊學義「閉幕詞」，以及各人發言之現場錄音。



陝西省社會科學院陳景富研究員：金陵古記並非「鐵證」，玄奘頂骨仍存興教寺。理由為金陵古記為千里之外語焉不詳的記載，因玄奘墓塔被發掘的記載僅出自南京方面，即其 1942 年出土的宋代石函銘文及《建康志》、《金陵志》，而每次記載所獲得「玄奘頂骨」的地點均各不相同，記述粗略混亂，漏洞百出，其所獲得「頂骨」之事又發生在黃巢起義之後 140 餘年，無論正史、野史及陝西的方志、雜記都無記載可佐證，甚至無傳說口碑為憑，因而石函銘文記載不足為信。其他關於黃巢發塔與玄奘遺骸遷葬的說法也屬杜撰和演繹，事實上玄奘遺骨自葬在興教寺後從未遷移。《紫閣寺玄奘遺骨調研資料彙編》載說元祐七年（1092）紫閣峪內建成現存的寶林寺建德塔，並認為此塔就是瘞藏玄奘遺骸的「葬骨塔」，若果如其所言，一面是紫閣寺在為玄奘遺骸大興寶塔，另一面是長安人竟對此事一無所知，乃至於 17 年後廣越法師竟仍然要在玄奘墓塔旁建西明圓測塔，以便圓師徒三人死後團聚之夢，這可能嗎？在沒對古記考證核實以前，與沒有對敬德塔發掘或科學勘探以前，便斷言寶林寺塔為玄奘遺骸遷葬塔，這也未免太武斷、輕率了。宋端拱元年（988）可政和尚從終南山紫閣寺將「玄奘頂骨」攜歸建康起塔供養一事，只能理解為作為一位求法者藉以顯示求法成果、建立信念、擴大教化的一種行為，有類於東來傳法僧或西行求法僧從印度帶來（回）佛舍利供養事，可政在僧人的分類中算是「感通類」的僧人。<sup>25</sup>

陝西師範大學馬弛教授：黃巢發塔失說不能成立的理由有三點：

一、缺乏正史等資料佐證：在相關史料如兩《唐書》、兩《五代史》《資治通鑑》、《唐鑑》、《唐會要》、《五代會要》、《唐大詔令集》、《冊府元龜》、《太平廣記》、《太平御覽》、《全唐文》、《全唐文

<sup>25</sup> 陳景富編，《興教寺玄奘靈骨耀古今——「玄奘發塔」真偽辨學術文集》，西安市，三秦出版社，2004 年，頁 11-21。

拾遺》、《唐代墓志銘》、《金石萃編》、《全唐詩》、《高僧傳合集》、《韋莊集》、《桂苑筆耕集》、《北夢瑣言》、《平巢事跡考》、《長安志》、《遊城南記》等各類文獻，無隻言片語透露所謂黃巢發塔的任何蛛絲馬跡，而關於玄奘身塔和身塔所在的興教寺則屢有記載。

二、佛教信徒是黃巢農民軍社會基礎的重要構成，黃巢本人事跡更多有「齋僧」和失敗後遁入空門的記載；他們絕不可能違背自己的宗教信仰，去發在中國佛教高僧中最受人崇敬的玄奘大師的身塔。不過黃巢如同許多虔誠宗教信徒一樣，視其他宗教為異端，故焚燬許多地方的道觀，屠殺過廣州許多的異教徒（外籍人士）。

三、黃巢農民軍的財力極為雄厚，他們沒有、更無必要通過「發塔」手段來籌措軍費或聚斂財富：黃巢自僖宗乾符二年（875）聚眾響應王仙芝起義，至廣明元年（880）進入長安建立大齊政權，在長達六年的時間內，他曾逐鹿中原轉戰黃河中下游，并曾渡淮越江占領過唐朝財賦所出的東南地帶，乃至攻克過唐帝國對外貿易的第一口岸、中外財富集中的嶺南廣州等商埠，因而農民軍聚集了無比雄厚的財力。至廣明元年（880）十二月五日下午，黃巢的農民軍開進長安的規模宏大的入城式，充分顯示了農民軍裝備良好、輜重無比豐厚、將士不勝富的罕有景象。在《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中，均有黃巢軍隊「竟投物遺人」、「見窮民，抵金帛與之」、「其徒為盜久，不勝富，見貧者，往往施與之。」等記載。黃巢在長安的後期，爆發了嚴重的缺糧危機，最後成為餓殍遍布、軍營饑荒的狀況，雖然缺糧如此，但黃巢擁有的財力仍然十分雄厚，甚至在中和三年（883）撤出長安，經藍田入商山時，尚「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資治通鑑》）。既然黃巢的大齊政權，自始至終擁有雄厚的財力，因而沒有絲毫必要通

過「發塔」的卑劣手段來籌措軍用和擴充財富。<sup>26</sup>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石興邦研究員：南京方面的三條資料時間，從北宋、南宋到元，傳說得到玄奘頂骨舍利的地點「由長安到終南山，再到終南山紫閣寺」，越往後，傳得頂骨的地點越詳細，類似顧頡剛所言：「中國歷史是層累構成」的說法。黃巢發塔問題，同意馬弼先生的看法，因為玄奘威望很高，是很神聖的，和皇帝關係密切，在群眾中影響很大。而在中國古代一般農民起義，從殷代起，就利用神的力量，利用迷信的力量，來助他完成某項使命，不管是造反的任務也好，創業行爲也好，所以不可能有發塔的行爲。另一方面，從黃巢進入長安這幾年的具體形勢來說，主要不是對準宗教界，他主要是反抗唐王朝的壓迫，所殺的都是唐朝的官吏、皇室等，所毀的也是這些人的財物、建築、陵墓。此外，在唐武宗時的「會昌滅佛」運動中，興教寺也沒有被毀，玄奘塔也沒有被挖，黃巢起義並非針對佛教，自然更無必要去挖玄奘墓塔。<sup>27</sup>

陝西師範大學胡戟教授：黃巢發塔是沒有史料支持的，對於黃巢是否為虔誠的佛教徒，則與前面的發言者持不同的意見，因為他大開殺戒，這麼兇，只是他並沒有大規模的反佛行動，黃巢並沒有理由在長安，去動一位有威信的聖人、偉人而製造自己的對立面。戶縣方面的報導，出現的缺環、缺鏈太多，當地出現一些跟唐代有關的建築和建築遺址，就貿然斷定這就是當時的紫閣寺，就是玄奘的遷葬地，也沒有發掘出什麼，撿了幾塊磚頭，撿了幾塊瓦片，就作這樣的判斷，在學術上是不能這樣做的。紫閣這個問題，發現一點唐代的遺跡，一些磚頭瓦片，就認

<sup>26</sup> 陳景富編，《興教寺玄奘靈骨耀古今——「玄奘發塔」真偽辨學術文集》，頁 22-39。

<sup>27</sup> 陳景富編，《興教寺玄奘靈骨耀古今——「玄奘發塔」真偽辨學術文集》，頁 40-42。

爲就是在那裡，大水沖出來了，地方也找到了，就要重建了，覺得這太匆忙。要做，就要先好好做個考古的工作，再來說看到的是不是個唐代的遺址，是個唐代的什麼遺址。關於玄奘法師的靈骨的問題，我們還是要慎重地對待，因爲在日本、在台灣，在南京都有供奉，是宗教界已經承認的東西，我們不能因爲否定黃巢發塔，也就把這個靈骨否定了，我們現在還不宜把它否定。佛教本身有個習慣，宗教是信仰的東西，大家相信它，它就是寶物，而且存在千年歷史的東西，我們還是應該尊重它。<sup>28</sup>

西北大學楊希義教授：黃巢發塔這個事情，應該說是好事者爲之，因爲金陵這個石函銘文，與史學研究的科學方法，是格格不入的。南宋以後的這些地方志記載，最多可以算一個間接證據，它沒有直接資料來證明，這個東西就不可能存在，應該說還是好事者爲之，因爲它不是個嚴肅的學術問題，所以不能成立是顯而易見的。<sup>29</sup>

西北大學呂卓民教授：看過戶縣《紫閣寺玄奘遺骨調研資料彙編》後，感覺到這個報告所用的材料很單一，基本上可以說是孤證，因此其所得結論也相應缺乏確實性與可靠性，這一點從他們所用的都是「可能」、「大致」、「基本」一類的推理性的或不能完全確定的詞，就可窺見一斑。另以三個問題談之：

一、黃巢起義軍進入長安之後，是否需要發玄奘墓塔以盜取財寶？據《新唐書·黃巢傳》記載，黃巢在退出長安，自藍田入商山的時候，仍然是「委輜重珍寶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說明此時黃巢的手中仍有餘裕的財富。

---

<sup>28</sup> 陳景富編，《興教寺玄奘靈骨耀古今——「玄奘發塔」真偽辨學術文集》，頁43-49。

<sup>29</sup> 陳景富編，《興教寺玄奘靈骨耀古今——「玄奘發塔」真偽辨學術文集》，頁50-51。

二、玄奘死後是否厚葬的問題：《資料匯編》提到玄奘當時是土葬而不是火葬。如果是土葬，還會不會是金棺銀椁呢？

三、黃巢發塔的事情：僧眾們若能預知黃巢要發塔，事先把玄奘的遺骨遷移走。如果不能預知，黃巢發塔事突然發生，他們能否安然把玄奘的遺骨遷出去呢？其次，劫後墓塔的恢復也是件大事情。墓塔遭受巨大劫難，事後有人把它恢復，也可謂功德無量，但這些事史書上都沒有記載，尤其是有關關中地區或西安地區的志書都沒有這方面的記載。

另在玄奘遺骨遷葬地的位置問題：戶縣《調研資料匯編》談到玄奘臨終的時候有句遺言，喪事要從儉，擇山澗偏僻處安置。其實呢，戶縣也不能片面強調這個理由，因當時終南山的寺院很多，比紫閣寺位置好的寺院也有多個。如天子峪的至相寺，黃峪的翠微寺，還有清華峪的淨業寺、豐德寺，這些寺院的位置都比紫閣寺的位置好。<sup>30</sup>

大會結束日，興教寺舉行記者會，發布新聞稿，提出四項結論：

- 一、玄奘法師遺骨至今仍存興教寺中。
- 二、黃巢起義軍從未殃及興教寺，更無「發塔」舉動。
- 三、玄奘墓塔至今完好矗立在興教寺。
- 四、應當把宗教信仰與歷史事實區分。<sup>31</sup>

## 伍、涅槃寂靜：雙方意見評議

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和戶縣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玄奘與紫閣寺學術論證會」，與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和興教寺聯合主辦的「黃巢發塔真偽辨

<sup>30</sup> 陳景富編，《興教寺玄奘靈骨耀古今——「玄奘發塔」真偽辨學術文集》，頁56-59。

<sup>31</sup> 陳景富編，《興教寺玄奘靈骨耀古今——「玄奘發塔」真偽辨學術文集》，頁8-10。

學術討論會」，雖然陝西省社會科學院都被列為合辦單位，但出席者完全不同，立場各異，雙方各說各話，未有交集。無論主張舍利是真或偽，均屬推測，無法提出讓對方信服的證據。以下就個人觀察與雙方所提的意見進行剖析，期望對未參加這兩場討論會者，能更瞭解對於玄奘三藏舍利的爭議問題所在。

在個人觀察方面，首先是這兩場會議雖名為「論證會」或「討論會」，其實在召開會議之前，主辦單位邀請學者專家出席名單上，早就有志同道合，立場一致的名單，在會議上的討論，僅是在既定答案底下尋求個人見解，正反雙方並未正面交鋒，讓真理愈辯愈明，只能說是「各自表述」而已。其次，這兩場會議的召開有先後，並非同時舉行，對於後召開的興教寺而言，可以有充裕的時間進行準備與辯駁，先行召開的紫閣寺因人員散去，無為自己辯解的機會，這兩場會議可說是「不對稱」的會議。

在雙方所提的意見方面，均以有利的史料陳述，對於現存史料的缺陷卻避而不談，以致缺乏最直接的證據說服對方，固然戶縣召開的會議無法「一鎚定音」；興教寺召開的會議，將玄奘三藏法師頂骨舍利在各處分供，定位為宗教信仰，認為這種信仰應予尊重，但在歷史事實上，黃巢並未發塔，玄奘法師遺骨至今仍存興教寺中，這種「和稀泥」的結論，令人懷疑召開會議的目的何在？依筆者觀察，唐末五代間，興教寺、紫閣寺的相關記載極度缺乏，寺院的維護亦出現罅漏，而這些缺口正關鍵著玄奘三藏法師遺骸是否遷移。

在史料記載上，與玄奘三藏法師遺骸是否曾經遷移關係最直接的事件是「黃巢發塔」，此事在時間上，因晚唐自懿僖以降，兵戈擾攘，中州板蕩，史料大量散佚。在五代之際，梁及後唐均欲修唐史而因史料不足，未底於成，至後晉天福六年（941）二月，詔張昭遠，賈緯、趙瑩、

鄭受益，李爲先修撰唐史，並以宰相趙瑩監修，其後同修唐史者，又有呂琦、尹拙。<sup>32</sup>而瑩爲修史事，綜理獨周密，綴輯舊聞，次序實錄，草創卷帙，粗具規模。惜至開運二年（945）書成之際，趙瑩已外任節鎮，劉昫以宰相繼爲監修，遂與修史官張昭遠同表上之，此即今本《舊唐書》署名劉昫等撰的原因。<sup>33</sup>《舊唐書》在修撰之初，即感材料不足，雖屢詔購訪而未備，致其成書之時已有體例不均，<sup>34</sup>奪訛罅漏頗多等弊病，<sup>35</sup>其情況正如賈緯所奏言：「伏以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亦存實錄，武宗至濟陰廢帝凡六代，唯有武宗錄一卷，餘皆闕略。」<sup>36</sup>由於晚唐史事無國史實錄可以根據，故修撰者自采雜說撰記。逮至北宋，歐陽修、宋祁利用陸續問世的史料撰《新唐書》，《新唐書》雖能見史料較多，然其敘事「事增文省」，許多重要記事過於簡單，尤其是關於佛教的記載，《新唐書》幾乎是能省則省，如有記載也以負面報導爲主。<sup>37</sup>缺

<sup>32</sup> 參見王溥，五代會要卷十八，頁二二八，世界書局，民國六十八年二月。按張昭遠，以避諱故，原作張昭。

<sup>33</sup> 金靜庵，中國史學史，台北市，國史研究室，民國 61 年，頁 103—104。劉昫未修唐書，清人錢大昕已言之，見《十駕齋義新錄》卷六，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61 年，頁 146—147，。

<sup>34</sup>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舊書於穆宗長慶以前，本紀爲書大事，簡而有體，列傳敘述詳明，瞻而不穢，頗能存班范之舊法。長慶以後，本紀則詩畫書序婚狀獄詞，委悉具書，語多支蔓，列傳則多敘官資，曾無事實，或但載寵遇，不具首尾，所謂繁略不均，誠人宋人所譏。」（國學基本叢書，台灣商務印書館，頁 801）。

<sup>35</sup> 關於舊唐書奪訛罅漏之缺失，嚴耕望先生曾就本紀部分提出一百五十五條，補正本紀一百七十八事，其他部分缺失可想而知。參見嚴耕望，「舊唐書本紀拾誤」，收入嚴耕望，《唐史研究叢稿》，香港，新亞研究所出版，頁 483—597。

<sup>36</sup> 王溥，《五代會要》，卷十八，台北市，世界書局，頁 230。

<sup>37</sup> 《舊唐書》各本紀中與佛教相關記載共一百二十條，《新唐書》各本紀中與佛

乏直接史料佐證，固然是戶縣會議的致命傷，但對興教寺而言，也是無法說服對方的原因。

興教寺為玄奘三藏法師塔墓所在地，雖然這個遷葬地點是由高宗欽選，塔額「興教」二字為肅宗所題，但這座寺院或塔墓在唐代所受的照顧似乎不多，劉軻在〈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并序〉中就稱玄奘三藏法師塔墓在肅宗題塔額「興教」二字後，即「年歲寢遠，塔無主，寺無僧，荒涼殘委，遊者傷目。」<sup>38</sup>到武宗時的會昌法難，武宗下敕上都長安佛寺僅留慈恩、薦福、西明、莊嚴四所，寺留三十人，其他上州留寺一所，有列聖尊容，便令移於寺內，其下州並廢。<sup>39</sup>顯然在會昌五年（845）八月到六年（846）三月期間，興教寺是列為被廢的寺院，並非如石興邦研究員所言，興教寺沒被毀。僖昭之世，民亂紛起，軍閥對峙，關中成為人間煉獄，許多士家大族紛紛避寇於終南山中。受到戰亂的影響，紫閣山寺院多荒廢，這種情形反應在張蠙的〈題紫閣院〉<sup>40</sup>詩中，其文為：「上方人海外，苔徑上千層。洞壑有靈藥，房廊無老僧。古巖雕素像，喬木挂寒燈。每到思修隱，將回苦不能。」張蠙為昭宗乾寧二年（895）進士，其所寫紫閣院的破敗景象，應與時代戰亂有關。唯詩中所寫的「紫閣院」，是否為「紫閣寺」，抑或在紫閣山的某一寺院仍有待考察。士家大族紛紛避寇於終南山，若如《賈氏談錄》所言：「賈君云：『僖昭之時，長安士族多避寇南山中，雖洊經離亂而兵難不及，故今衣冠子孫

---

教相關記載僅二十條，由此可知《新唐書》對佛教記載疏漏甚多。

<sup>38</sup> 劉軻，〈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并序〉，《卮續藏》第八十八卷，頁 375。

<sup>39</sup> 劉昫，《舊唐書》，卷十八，〈武宗本紀〉，台北市，鼎文書局，民國 69 年，頁 604-605。

<sup>40</sup> 張蠙，〈題紫閣院〉，《全唐詩》，卷 702，頁 8074。



居鄠杜間室廬相比。』」<sup>41</sup>仍不能使終南山中的寺院荒蕪，其他地方的寺院，應該也好不到那裡去。

五代以降，王氣東移，長安不復昔日首都地位，隋唐長安城經唐末朱溫（全忠）在昭宗天復四年（904）拆毀宮室、官廡、民宅等後，已成一片廢墟，後來雖有五代時的韓建重建，但面積已大為縮小。北宋時以開封為國都，長安仍為一片蕭條，已無往日之生機，從張禮《遊城南記》謂：「思唐人之居城南者，往往舊蹟淹沒無所考求，豈勝遺恨哉。」<sup>42</sup>與到處可見荒蕪寺院，可窺其實。

戶縣所召開的會議，在沒有充分對紫閣峪內遺址作全面調查，以及將一些史事缺環串聯之前，就作出三項結論，顯然是操之過急。不過在討論會上西北大學李利安教授所提：「關於玄奘三藏法師的安葬、遷葬、遷供、分供不是一回事，要區分開來」，卻是值得重視的見解，因在南京出土的頂骨舍利，為「二寸寬，四寸長」的帶（左）耳頂骨，而非整個頭蓋骨。若可政從紫閣寺取走頂骨舍利屬實，則此行為是分供的行為，這個模式若用於紫閣寺從興教寺取得舍利，則此行為也可以是遷供或分供，與之前玄奘三藏法師安葬於白鹿原，以及遷葬於樊川北原的情形不同，無論是遷葬或分葬，僅是取小部分的遺骸而已，原葬地仍保留有大部分的遺骸。戶縣的研調資料，稱可政取走頂骨舍利，後人將其餘遺骸安葬到敬德塔內，未考慮到歷次的遷供、分供等問題，也未有明確的探測紀錄，是相當大膽的說法。<sup>43</sup>

<sup>41</sup> 張洎，《賈氏談錄》，《四庫全書·子部小說類》，第 1036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sup>42</sup> 張禮，《遊城南記》，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 96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 76 年，頁 7。

<sup>43</sup> 戶縣玄奘遺骨調研組，〈紫閣峪玄奘遺骨的留存考〉，《紫閣寺玄奘遺骨調研資

如果可政從紫閣寺取走頂骨舍利是分供行爲，那他是在什麼情況之下取走舍利呢？可政到終南山，是爲訪友、傳法、路過、旅遊（含巡訪勝蹟）呢？史無明文，不得而知，若要強加推測，則以旅遊可能性最大，因宋初長安地位大不如昔，在張禮《遊城南記》中到處可見荒蕪寺院，關中似乎不是適合弘法地方；既然紫閣寺寺頹塔傾，相信這在所有紫閣山的寺院中均遭遇相同處境，友人常住紫閣山可能性已大爲降低，否則友人可維護塔寺，不讓傾頹事情發生；如果是路過，因紫閣峪非南北往來交通要道，除非有意，否則行人不會選擇此路線。所以最有可能的動機是旅遊，在旅遊途中無意中發現玄奘三藏法師靈骨，不忍見一代宗師遺骸暴露，於是決定將頂骨攜回供奉，再將其餘遺骸加以改葬。<sup>44</sup>也由於紫閣寺寺頹塔傾，乏人管理，所以得以完成拆分靈骨攜回供奉，否則驚動寺僧，大費周章外還不一定可如願。<sup>45</sup>

由於南京出土頂骨舍利之事，是興教寺及陳景富研究員無法否認的事實，若否認這頂骨舍利非玄奘三藏法師的舍利，那會是誰的舍利？爲回答這個問題，陳景富研究員認爲是窺基的舍利，因爲「紫閣寺（寶林寺）由尉遲敬德監修，窺基又是尉遲敬德的姪子，紫閣寺（寶林寺）有尉遲氏家廟的意味」，紫閣寺分供窺基舍利很正常，可政不察，遂將窺基舍利誤爲玄奘三藏法師舍利。這種說法缺乏證據，失之武斷，因紫閣

---

料彙編》，頁 23。

<sup>44</sup> 在 2003 年 11 月 5 日「玄奘與紫閣寺學術論證會」，李利安教授發言，認爲當年「興教寺」僧將玄奘遺骸護攜到「紫閣寺」，以及可政將玄奘遺骸從「紫閣寺」帶到金陵「長干寺」，在本質上均是分供而非遷供。

<sup>45</sup> 戶縣政協玄奘遺骨與紫閣寺研調組，〈紫閣峪玄奘遺骸遺存考〉提及王仲德的文章有謂「宋時爲避西夏亂，可政攜玄奘頂骨至南京。」（頁 28）因未見王文，不明瞭資料來源，無法評論。

寺如係尉遲敬德監修，這僅能說明紫閣寺是官寺，政府出貲興建，找個大臣來監造，監造者不能將它變成家廟，何況尉遲寶琳也沒有出家，窺基又繼玄奘三藏法師住持玉華寺，根本就不必另立家廟駐錫，如果紫閣寺排除是尉遲氏家廟，窺基舍利就不可能分供於此，所以陳景富研究員的說法也像是「無源之水」。

如果沒有明確記載或證據，可政為何將帶到南京的頂骨舍利說是玄奘三藏法師的？若談譯經，玄奘三藏法師翻譯的典籍，除《心經》等幾部較多人讀誦外，大部分都被後人束之高閣，其影響力反而不如鳩摩羅什；若談義理，玄奘三藏法師所傳的唯識學，雖經窺基、圓測等弘揚，並開創法相宗，但這些義理思想，在安史之亂後就已沒落；雖然玄奘三藏法師西行求法的故事很吸引人，但在宋初還未有章回小說《西遊記》的推波助瀾，讓玄奘三藏法師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遠在南京的民眾，會對玄奘三藏法師感興趣嗎？甚至可說，玄奘三藏法師在圓寂時「京城道俗奔負哭泣者每日數千人」，發葬之日「京邑及諸州五百里內，送者百餘萬人，……縑素宿於帳所者。三萬餘人。」<sup>46</sup>那種盛況空前的景象，距離可政取走舍利的時間已有 334 年，可政是否除了玄奘三藏法師之外，就沒有高僧可以資緣附會嗎？他為何不自稱是鳩摩羅什的舍利呢？

當然，黃巢發塔問題是直接關係到玄奘三藏法師舍利是否遷供或分供，在興教寺所召開的討論會上，陝西師範大學馬弛教授提出許多的資料，證明黃巢不可能發塔，所以玄奘三藏法師遺骸仍在興教寺玄奘墓塔內。在這次的討論會中最具說服力的發言當屬馬弛教授，不過在細讀黃巢相關史料後，發覺馬弛教授的發言避重就輕，且引用史料儘量選擇對自己有利的部分。當然在遣詞用字中也遷涉到大陸農民革命的觀點，稱黃巢反唐之舉為「革命」，其軍隊為「農民軍」或「起義軍」，而不是

<sup>46</sup> 慧立本、彥棕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十卷，大正藏第五十冊，頁 278。

傳統史家的「黃巢之亂」，對於史事詮釋不同，黃巢從傳統史家「逆臣」的角色，一躍成爲「英雄」，也連帶的將故事主人翁多加美化。

黃巢反唐殺人如麻，爲中國歷史上十四次大屠殺之一，民間傳說被殺人數高達八百萬人，所謂「黃巢殺人八百萬」，被殺的人口，除馬弛教授所說唐朝的皇室、官員、地主、富豪之外，也包括無辜的老百姓，像道教徒（連道觀一起被毀）、外國人（在廣州被殺者高達十二萬人）、無辜民眾（如在長安『洗城』時，將丈夫丁壯，殺戮殆盡，流血成渠；撤離長安後，在陳郡以數百具碾碓，生納人於臼碎之，合骨而食；客家族群世代相傳「葛藤坑」故事中許多無辜的老弱婦孺等），這些記載，馬弛教授以「在歷史上虔誠的教徒往往視不同信仰者爲異教徒」、「這種天方夜譚式的記載」，或根本視而不見，在引用一些僧侶預言、投靠、齋僧、反唐失敗後許多將領逃入空門等資料後，就稱黃巢是虔誠的佛教徒，不可能違背自己的信仰，去發在中國佛教高僧中最受人崇敬的玄奘大師的身塔。

《舊唐書》許多中晚唐時頗多武人政客利用佛教之記載，如德宗建中四年（783）涇原兵變時，僧法堅爲朱泚匠師，大修攻具，毀佛寺房宇以爲梯櫓。<sup>47</sup>（卷一三四渾瑊傳）此事陳垣在《通鑑胡注表微》中已說明是朱泚強迫僧侶製造攻具。另德宗貞元三年（787）十月韓遊環子韓欽緒與資敬寺僧李廣弘同謀不軌，詔捕劾之，連坐死者百餘人。<sup>48</sup>憲宗元和十年（814）八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與嵩山僧圓淨謀反，爲小將楊進、李再興告變，爲留守呂元鷹擒拿殺之。<sup>49</sup>圓淨在未出家前，本係史思明部將，出家目的本非宗教情操，此亦武人利用佛教之一例也。

<sup>47</sup> 劉昫，《舊唐書》，卷一三四，〈渾瑊傳〉，頁 3705。

<sup>48</sup> 劉昫，《舊唐書》，卷十二，〈德宗本紀〉，頁 358。

<sup>49</sup> 劉昫，《舊唐書》，卷十五，〈憲宗本紀下〉，頁 454。

在晚唐時最著名的是高駘、秦彥等人禮尊神尼奉仙，起事淮南，兵敗被殺。<sup>50</sup>但此事《新唐書》認為奉仙姓王為一女巫，另據羅隱《廣陵妖亂記》，孫光憲《北夢瑣言》之記載，高秦所信者當為晚唐在江南淮南一帶頗為盛行的民間信仰，或許與唐末裘甫、董昌據以為亂的巫覡道有關，值得進一步研究。<sup>51</sup>這些記載都說明唐代在安史之亂開始的販賣度牒制度，造成許多作姦犯科、心懷不軌之徒進入空門，這些人不會精進修行，反而會帶壞無知僧徒，佛教是最大的受害者，一個殺人如麻的「魔王」，就因一些僧侶預言、投靠、齋僧、逃入空門等資料後，就稱黃巢是虔誠的佛教徒，這種立論相當不足取。

最後要澄清的是「黃巢發塔」的定義，是「黃巢本人發塔」、「黃巢下令他人執行發塔」，還是「黃巢反唐部隊的發塔」，筆者認為前二項的可能性不大，正如馬弛教授所言：「黃巢的大齊政權，自始至終擁有雄厚的財力，因而沒有絲毫必要通過『發塔』的卑劣手段來籌措軍用和擴充財富。」不過「黃巢反唐部隊的發塔」的可能性就較前二項大得多了，黃巢是否軍紀嚴明，看《新唐書》載黃巢入長安城「甫數日，縛篋居人索財，號『淘物』。富家皆跣而驅，賊囚閱甲第以處，爭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貲」<sup>52</sup>的記載就知道，其實在戰爭期間甚麼事都有可能發生，軍人與土匪的分際也並不是很清楚的。只是許多事情，在文獻不足的情況之下，只能靜待來日有更直接的證據出

<sup>50</sup> 劉昫，《舊唐書》，卷一八二，〈高駘、秦彥傳〉，頁 4712、4716。

<sup>51</sup> 有關巫覡道信仰，柯毓賢先生有精闢研究：「轉天圖經」續考—裘甫、董昌與巫覡道，《食貨月刊》十六卷九、十期，民國 76 年 12 月，頁 10—17。案柯先生原撰有「轉天圖經考」一文，現部分觀點已修正，故當以續考一文為準。

<sup>52</sup> 歐陽修，《新唐書》，卷二二五下，〈逆臣傳下〉，台北市，鼎文書局，民國 68 年，頁 6458。

現，讓各種諍論止息。

## 結論

玄奘三藏法師的舍利真偽問題，前幾年在大陸曾引發一場爭議，主要爭議的焦點在於唐末黃巢之亂時，是否有「黃巢發塔」而導致玄奘三藏法師的遺骸遷葬到終南山紫閣寺，在文獻不足徵的情況下，雙方各說各話，未有交集。

本文敘述玄奘三藏法師身後舍利漂泊情形，陝西戶縣舉辦「玄奘大師與紫閣寺學術論證會」，以及興教寺舉辦「黃巢發塔真偽辨學術討論會」，雙方所發表的正反意見，最後將這些意見的不足之處，提供個人看法，期望有興趣者能對此事有更超然的眼光，畢竟我們不是紫閣寺或興教寺的當事者，沒有利害關係可言。

玄奘三藏法師舍利真偽問題的爭議，背後還有一個直接因素，就是大陸這幾年來，為爭奪觀光資源，各地無不卯足了勁的與歷史名人拉攏關係，如在河南偃師玄奘故里也有一個玄奘三藏法師的墳墓，梁山伯的墳墓還鬧出好幾個的爭議。關於這點，大陸媒體曾直接點出，如《華商報》在報導戶縣和長安區（興教寺）唐僧遺骨葬地的新聞中就說：

隨著旅遊事業的興盛和發展，爭取歷史名勝，擴大旅遊資源，已成為旅遊業的一個重要競爭手段。近年來，國內曾出現多例不同城市就同一文明遺址或古蹟提出不同看法，並爭取把自己與之相關聯繫的現象。這種競爭一方面說明我們對旅遊資源的保護開發和利用有了更好的前景，同時也提出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如何尊重歷史事實，把文化名勝的開發利用建立在以史實為依據的

堅實基礎上。<sup>53</sup>

對於玄奘三藏法師舍利真偽問題的爭議，筆者認為無論正反方面的主張，必需拿出更直接的證據，才能拍板定案，讓紛爭落幕。

---

<sup>53</sup> 《華僑報》，2003年12月1日。www.china.org.cn/chinese/TR-c/452727.htm〔2003年12月10日蒐尋〕

